

小鈴鐺的灰色歲月

吉鳴

遠山，廣闊而貧瘠，一片連著一片，似乎看不到盡頭。山腳下是一座座破舊農舍，黑的牆面好像發了霉。農舍往外延伸，是鐵路，連結外頭的世界，再延伸便是那個礦區。

那是一個在安徽的礦區，我常和小朋友在礦區玩。礦區周圍的地上，這裡一塊，那裡兩塊，那是金燦燦的礦石。「是金石頭呢。」有個小孩說，於是我們一夥孩子就把金石頭往口袋裡裝，一塊一塊，直到裝不下了才停手。回到家，媽媽翻開我的口袋，把一塊一塊的石頭往外丟，「這是硫磺石，要壞衣服的。」媽媽說著。第二天我還是把石頭撿回來，媽媽繼續往外丟。一個撿，一個丟，直到我覺得沒趣了，便不再撿回來。

媽媽很漂亮，細膩的皮膚，富有情感的雙眼，薄薄的嘴唇，梳著一縷短髮。她是上海戲劇學院表演系的高材生，由於「說錯話」，一畢業就被迫到這個礦區。原本我和爸爸還在上海，但爸爸堅持要和媽媽在一起，就把戶口遷到安徽。火車抵達安徽，爸爸抱著我下車，媽媽伸手要抱我，我卻別過臉大哭起來。離別那麼久，我已經不認識她了。「我要回家。」「這就是你的家。」媽媽安靜地說道。我呆了。為什麼這是我的家？

但媽媽有辦法讓我感到溫暖。她找來白布碎片、一個塑膠娃娃頭和兩隻手。她把頭和布縫起來，在布的兩端接上手，一個簡單的布偶就做成了。她把大拇指伸進一隻手，食指和中指伸入頭裡，無名指和小指在另一隻手裡面。「多多，你好嗎？」她一邊用布偶表演動作，一邊用孩子般的聲音說話，整個布偶頓時活了起來。

我一把抓住布偶，又是親又是抱，也學媽媽把指頭伸到布裡，拿著布偶手舞足蹈起來。我為這個布偶取名「小鈴鐺」，這是當時電台兒童節目的名字，我喜歡那節目，更喜歡這個布偶。我拿著「小鈴鐺」走街串巷，我在哪兒，「小鈴鐺」就在那兒。「小鈴鐺」有獨特的聲音和姿態，它是我扮演的第一個角色。多年以後，一位曾經在礦區的人碰到媽媽，還問起：「你們家多多那個小鈴鐺還在嗎？」

媽媽也會「騙」我。有一年中秋節，她特意煮了雞血湯。說是雞血湯，就是把雞血煮成一塊一塊像絳紅色的豆腐一樣，漂在撒點鹽的水中。媽媽說，「喝下雞血湯，你就可以看到嫦娥從月亮飛下來。」媽媽和我說過嫦娥的故事，我想像嫦娥從月亮飛下來一定非常美。我一下子就把雞血湯喝個乾淨，在門口等嫦娥。天空從暗藍色慢慢變為墨色，沒有嫦娥。我看得脖子酸了，兩腿發麻，還是沒有嫦娥。我問媽媽：「嫦娥呢？」媽媽笑笑：「快上床睡覺吧。」

和媽媽比起來，爸爸的愛就是疼愛。有一次我和一群小朋友在汽車旁邊玩，一個孩子沒注意、關上車門，我的手指夾在車縫，馬上流出血來，其他孩子看到都慌了，趕快把爸爸叫來，爸爸馬上背著我走路去醫院。那條路很長，途中經過一片麥

田。初秋割下來的麥子堆在一起，一茬一茬的，有股散不去的麥味，雖不那麼香，卻非常特別。爸爸走了多久我不知道，只記得回家的路上我已經睡著了。

爸爸清瘦，高高的身形，深陷的雙眼似乎總在思索什麼。是他的命運嗎？他的媽媽，也就是我的祖母在爸爸十三歲時結束自己的生命。他和兄弟一起長大，在校成績一向很好，不幸文革一來，學校就關閉了，他再沒法進入高等學府。那時爸爸開始自學手風琴，到處抄譜子。〈小步舞曲〉、〈野風飛舞〉、〈馬刀舞〉都是他愛拉的曲目。夏天熱，他在小小的閣樓裡練，窗戶打開，琴聲在弄堂飄揚，不久就有人舉報，說他在拉反動歌曲，後來只能在背地裡拉。許多年後，我偶爾看到一本《學習雷鋒好榜樣》，裡頭卻是爸爸抄的西洋樂曲琴譜。

礦區裡的生活壓抑，爸爸不久就開始吸菸。在菸霧繚繞處，他似乎能讓自己看得不太清晰些。那時候，看得不太清晰大概是好事吧。爸爸也喝酒，他經常在朋友家待得很晚。媽媽就會說：「不曉得你爸爸屁股又爛到哪裡去了！」他酒量不好，通常喝完回家就吐一地，媽媽只得清理。那時他們會爭吵，我常常被吵醒，看著爸爸媽媽打起來，嚇得用被子蒙上眼睛。

但爸爸是家裡的精神支柱，他是基督徒。那時基督徒遭受嚴厲的管制，沒有人會過聖誕節，但是爸爸堅持信仰，聖誕節是家裡最喜慶的時候。媽媽會從外頭折幾支松枝，再用一團團棉花點綴在松枝上。綠色的松枝覆蓋白雪(棉花)，給屋子帶來生機和溫暖。爸爸總把門悄悄闔上，用粉筆在門背後寫下歌詞，「遠遠在馬槽裡，主睡的地方，小小的主耶穌睡在乾草上，眾明星仰望著主睡的地方，小小的主耶穌睡得很安康……」這是一首英國聖誕民謠〈馬槽歌〉。爸爸會拉上窗簾，指揮我們唱詩歌。我們唱得很輕，深怕有人聽到，但我們唱得很和諧，有歌聲，有歡樂。

礦區的生活很艱苦，那些苦日子似乎沒有盡頭，但爸爸很有信心。有一天，他拉著我的手說：「多多，你跪下來禱告，上帝聽得到孩子的聲音。」那時我不知道文革是怎麼回事，但爸爸教我禱告，求上帝帶我們離開礦區，回到上海的家。我跪在地上天天禱告，相信祂會聆聽。

我常常一個人跑到鐵路邊看鐵軌，想什麼時候我們可以回上海，抬頭便看見鐵軌盡頭一閃一閃的信號燈，一亮一亮，好像是在那個灰色的歲月，可以握住的希望。